

DOI: 10.13288/j.11-2166/r.2014.24.001

学术探讨

先秦文化与《黄帝内经》的人文精神

马凤岐, 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 号, 201203)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助项目 (2012BZX004); 2013 年上海市大文科研究生学术新人培育计划资助项目

摘要 脱胎于先秦文化的《黄帝内经》, 既受到其深刻的影响, 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人性论方面, 主要受到西汉初年董仲舒“气禀人性论”的影响; 在人本精神方面, 与儒家直接式的关怀、关爱人的思想一致; 在人生境界方面, 共同境界完全浸润着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 而医者“上医医国”的境界则与儒家的“内圣外王”和黄老道家的“身国同治”极为相像。

关键词 人文精神; 先秦文化; 黄帝内经

何谓人文? 简言之, 人文即是关于人的文化, 其集中体现在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上。从某种意义上说, 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 就在于它有人文, 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1]。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 在临床的医疗诊治过程中, 不能只有机器的冰冷, 而缺乏人的温度, 所以人文精神在医学领域至关重要。脱胎于先秦文化的《黄帝内经》, 在人文精神方面既受到其深刻的影响, 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1 先秦文化与《黄帝内经》人性论

人文精神关注的是人, 所以人性就成为首要讨论的问题。

1.1 先秦文化中的人性论

先秦诸子关于人性的讨论集中在孟子与荀子二人, 从他们与其他诸子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人性的善恶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

孟子主张性善论, 认为人的道德品质, 如仁、义、礼、智等均是天生的, 是与生俱来的本性。进而提出“善之四端”说, 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人与野兽的区别, 人只有发展了这四端, 才能真正成为人。孟子在与其弟子公都子探讨人性时, 还涉及到了几种其他的观点, 即性无善无不善说,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 以及本来就有性善和性不善的人存在。

荀子和孟子同属先秦儒家, 但在人性论的主张上却大相径庭, 他主张性恶论。《荀子·性恶》曰“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 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是恶, 而善是后天教育出来的。他在《礼论》中探讨了人先后天的关系, 认为先天与后天同等重要, 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和孟子所要求的发展善之四端一样, 都说明了社会环境对人影响的重要性。

孟子和荀子在与人辩论人性善恶时, 援引的都是社会现象以及肉眼可见的事实, 比如孺子入井、水流、木材等。而西汉初年的董仲舒则从人的构成上入手来论述, 他认为气有阴阳, 人体是由气构成的, 所以人性自然也应有“贪、仁”两种。从构成人的质料来讨论人性, 比援引一些现象和事实作类比更合理一些, 是一个根本的进步。虽然董仲舒的人性论少有人提起, 但他所开辟的从构成人体质料讨论人性的方向, 却成为此后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论方向, 这个方向可称为“气禀人性论”方向^[2]。

1.2 先秦文化对《黄帝内经》人性论的影响

《黄帝内经》并没有明确提出人性是善是恶, 其人性论隐含在多个篇章之中, 如《灵枢·师传》曰“人之情, 莫不恶死而乐生”, 指出人都有共同的本性, 即恶死而乐生。张岱年先生^[3]把中国古代哲学中人性论“性”的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生而自然, 二是人之所以为人者, 三是人生之究竟根据。《黄帝内经》讨论较多的是“生而自

* 通讯作者: wang_qin_qi@sina.com, 13472504894

然”，是从体质方面入手的，如《灵枢·寿夭刚柔》认为，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取决于人的先天体质，如阴阳的多寡、脏器的大小等。这与董仲舒的“气禀人性论”颇为接近。

《黄帝内经》在不同的篇章根据人体阴阳的多寡、五行、肥瘦、脏器的形态大小等，从不同角度对人体体质进行了分类，如《灵枢·通天》从阴阳的多寡来对人性进行分类，而《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从五行的角度进行分类，《灵枢·逆顺肥瘦》则从人体体型的肥瘦进行分类。还有根据脏器形态大小进行分类的，这在《灵枢·本脏》中也有论述。《黄帝内经》在对人体体质进行分类时，涉及心理、气质等人性特征，而没有把其归为善恶之类，我们认为，这应当和《黄帝内经》是医学著作有关，试想如果寻求治病的是一个恶人，难道医者就会见死不救吗？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善恶的区分已经不重要了。

《黄帝内经》借鉴了董仲舒从阴阳来谈善恶的思维方式，并把人性论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更加实际化为与医学密切相关的对性情心理特征的论述^[4]，可以说是另一种发展。不过这种观点忽略了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的巨大影响，仅仅把人看作是生物的人，对人社会性的认识偏于浅薄，容易混淆生理学与社会性的界限^[5]，因此，这也是医者们在诊疗疾病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

2 先秦文化与《黄帝内经》人本精神

人本精神的突出表现即是以人为本的贵人思想，先秦诸子的认识各不相同，由此对《黄帝内经》的影响也有差异。

2.1 先秦文化中的人本精神

2.1.1 儒家的人本精神 儒家思想自孔子提出“仁”之学说起，就已踏上人本关怀的道路。《论语·颜渊》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若非有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是断然不能提出如此理论的，所以孔子的仁学思想就是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提出“仁政”学说，倡导以民生为本、仁爱为怀，统治者要体民意，察民情，修仁德，施仁政。荀子在继承孔子“仁者爱人”的基础上，吸收了墨子的“兼爱”思想，把爱分成两个层次：爱人和爱民，爱人是道德价值的选择，对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的爱，这是有区别、有等差的；爱民则是政治价值的选择，是以普天之下所有人为施爱对象。荀子的贵人思想还体现

在人的道德价值上，如《荀子·王制》曰“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2.1.2 道家的人本精神 一般认为，道家以出世的面目与入世的儒家对立互补出现，儒家入世，故有着强烈的人本精神，那么按一般逻辑推理，出世的道家应该不会有人本精神。实则不然，道家思想也是关注人、重视人的，同样体现了人本精神，只不过略显迂回曲折罢了。道家的人本精神给人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感觉。老子的“无为”思想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解决当时战乱社会各种矛盾的方法，试图以提出“无为”“不争”“谦让”等观念，呼吁人们收敛一己的占有冲动来消解社会争端的根源。而“虚静”等观念的提出，则在于期望人们能够发展主体的精神空间^[6]。至于庄子，其强调“天”是因为看到人们背离了“天”，如此人之所为就只能适得其反。庄子极为关注人，只是关注的方式不同，他主要通过揭示人活动的负面意义即人的异化来唤醒人和关怀人。

2.2 先秦文化对《黄帝内经》人本精神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生命精神，贯穿其始终的根本意蕴则在于生命关怀^[7-9]，而关怀生命的精神直接来说就是人本精神。《黄帝内经》继承了这种精神，这表现在其素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上，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玉版》曰“人者，天地之镇也”，强调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其他事物和生命形态所不能比的，体现了“以人为贵”的思想。

虽然先秦儒道两家思想中都蕴含着人本精神，但他们的关注方式却显著不同。儒家是直接式的关怀、关爱，而道家则是迂回曲折式的，试图通过揭示人的异化来唤醒人们。《黄帝内经》作为一本医学著作，要求医者在诊疗疾病时以患者为中心，在直接面对患者时，不仅要关注其疾病的发展情况，还要了解其本身的社会经历，这需要直接的关怀与爱护，故偏向于儒家的人本精神。

《素问·汤液醪醴论》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王冰对此指出，医生不能治愈患者的原因在于患者不配合治疗，同时又引用《素问·五脏别论》来具体说明各种情况，包括迷信鬼神者、讨厌针石者、不许治病者等。我们认为，医患关系以患者为中心，不仅表现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患者对治疗的应对情况，还表现在诸如患者所在的家庭、社会及自然环境，患者本身的文化程度、经历、职业、体质等方面。医

者在诊治疾病时, 这些都要考虑到, 否则单纯针对疾病的一般表现进行治疗, 而不去考虑影响患者发病的各种情况, 不仅不能取得很好的疗效, 而且也有违中医学治人的宗旨。

《黄帝内经》的人本精神还表现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必须处处顾护人体之正气, 因为正气的存亡决定了生命的存亡。《素问·五常政大论》强调, “大毒治病, 十去其六”; “无使过之, 伤其正也”。生命以正气为本, 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机, 这一治疗思想贯穿于疾病治疗的全部过程, 充分体现了《黄帝内经》的人本精神。

3 先秦文化与《黄帝内经》人生境界

3.1 先秦文化中的人生境界

3.1.1 儒家的人生境界 儒家起于孔子, 其人生境界观分为智者、仁人和圣人三种^[8]。智者的境界体现了主体高度的智慧, 反映了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 and 把握; 仁人之境界体现了主体通过修养产生的人生态度, 由是非之感受产生好恶的表现; 圣人的境界则是智与仁的有机统一, 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 可以“与日月合其明, 与天地合其德”。孟子也将人生境界分为三种: 大人、圣人、神人^[9], 大人是自身的德行修养充实而表现出来, 圣人是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教化人们, 神人是圣人到了神妙不可测度的境界。孔子推崇尧、舜, 认为他们是人格的最高境界, 孟子同样推崇, 并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者”, 认为通过道德的修养人人都可成为圣人。在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同时, 孔孟认为, 还需推己及人, 使人人都能注重道德修养而提升人生境界, 即孔子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如此, “内圣外王”就成了儒家最高的道德理想和人生目标。孔子一生游历各国, 旨在推行“仁”的学说;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这都表明儒家在注重实现生命自我的个体价值的同时, 还要实现生命的社会价值, 这为后来的儒家打下了思想基础。《礼记》曰“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3.1.2 道家的人生境界^[10] 332-352 《黄帝内经》时代的道家有老庄道家与黄老道家之别。在人生境界方面, 老庄道家重在追求身心的超越, 即生命个体价值的实现; 而黄老道家则赋予身心超越社会价值, 追求生命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 即“身国同治”。老庄试图以超越是非与善恶、生死

与苦乐的方式, 达到一种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 实现一种无外缚、无内累的无待解脱。然而这种境界超越了现实, 一般人根本无法达到, 故将自己的超越意向集中地表现在理想人格身上, 即圣人、至人、真人、神人。老子认为的圣人, 无为而无不为, 不争而无不争, 稳重而不浮躁, 执中道而不走极端, 同时还无欲无求。庄子笔下的圣人是“道”的体现者, 超越了世俗的功名利禄和情感欲望, 能够不为外物所累, 不过还没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至人超越了自我和生死利害, 达到物我一体、超凡脱俗、逍遥自由的境界, 具有常人没有的某种特异功能, “大泽焚而不能热, 河汉沍而不能寒”。真人能“形全精复, 与天为一”, 并且“不知悦生, 不知恶死”, 达到一种忘怀于物、无为无求, 生死不计、悠然自适的境界。神人是庄子描绘的最高层次理想人格, 达到了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合一的最高境界, 表现出一种绝对自由的解脱。

黄老道家在追求生命个体价值实现的同时, 还追求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 与其积极入世的态度关系密切。他们以道家的价值取向为基础, 吸收儒墨等家的社会理念, 认为理想的人生境界是在个体生命得到超脱、精神得到提升的同时, 天下国家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理, 即身国同治。这是人类生命达到理想境界的重要标志, 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目标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3.2 先秦文化对《黄帝内经》人生境界的影响

《黄帝内经》描述的人生境界, 完全浸润着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 是一种逍遥自由的精神境界, 《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种形象。上古之时, “寿敝天地, 无有终时”的真人是最高境界, 能够“提挈天地, 把握阴阳, 呼吸精气, 独立守神, 肌肉若一”; 至中古时代, 能“归于真人”的至人, “淳德全道, 和于阴阳, 调于四时, 去世离俗, 积精全神, 游行天地之间, 视听八达之外”, 故可以“益其寿命而强”; 其次是圣人, “处天地之和, 从八风之理, 适嗜欲于世俗之间, 无恚嗔之心, ……以恬愉为务, 以自得为功, 形体不敝, 精神不散”, 如此“亦可以百数”; 最后是贤人, “法则天地, 象似日月, 辨列星辰, 逆从阴阳, 分别四时, 将从上古合同于道”, 最终也能“益寿而有极时”。《黄帝内经》描绘的人生共同境界不同层次的共同特点是都能把握天地自然的规律, 顺应四时阴阳的变化, 恬淡虚无、精神内守, 从而获得内心平和、物我两

忘的境界,并进一步获得长寿。这是道家与中医生命观的共同点,即把长寿当作一种境界。“真人”、“至人”都是道家术语,且判断的标准,又把长寿放在第一位,这无疑是受到先秦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1],具体来说,则主要是受到老庄道家的影响。

4 结语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达、人文精神的缺失对医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得医生们只是依靠各种先进的仪器去关注局部的疾病,而往往忽略了整个生病的人,这对临床疗效的提高十分不利,因为医学研究的对象是有着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活生生的人,不是实验室中的小白鼠,也不是解剖室中的尸体。人是医学的核心因素和价值,所以人文精神必定是医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黄帝内经》吸收了先秦文化的人文精神,并将其如灵魂般注入到中医学中,使其有了人的温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医学本身具有人文和自然的双重属性,而中医学的人文属性更为突出。从本质上讲,中医学是一门兼有自然科学属性的人文学科,充分肯定中医学的人文属性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本质^[1]。因此,对《黄帝内经》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更有助于进一步弘扬中医学的特色。

参考文献

- [1] 王庆其.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三要点 [J]. 中国中医药报, 2013-03-18(03).
- [2] 李申. 道与气的哲学 [J]. 哲学研究, 2005(12): 28-32.
- [3]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251.
- [4] 刘鹏. 对《黄帝内经》阴阳体质学说人性论哲学基础的思考 [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6, 8(6): 36-37.
- [5] 李贺芝. 《黄帝内经》哲学中的人性论与先秦诸子相关学说研究 [D].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 2009.
- [6] 吴惠红. 道家的人文精神 [J]. 广西社会科学, 2005(7): 22-24.
- [7] 李霞. 生死智慧: 道家生命观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8] 朱志荣. 孔子的人生境界观 [J]. 中国哲学史, 1993(1): 93-98.
- [9] 刘会新. 孟子的人生哲学及其现代启示 [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26(3): 35-39.
- [10] 程雅君. 中医哲学史(先秦两汉时期)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218.
- [11] 吉文辉. 人文属性是中医学的最大特色 [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55-61.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Pre-Qin Culture and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s* (黄帝内经)

MA Fengqi, WANG Qingqi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ABSTRACT Born out of the pre-Qin cultur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黄帝内经)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it, but had its unique perspective. In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t was mainly affected by Dong Zhongshu's opinion of 'doctrine of human nature dominated by Qi'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aspect of humanistic spirit, it held consistence with Confucianism's idea of direct care and love of people; in terms of the realm of life, the common realm was immersed with the Taoism thought of 'nature and inaction', whereas the state of 'best doctors treat nation' shared great resemblance with 'being an inner sage so as to rule the outer world' from Confucianism and 'rule self and rule nation' of Huang Lao Taoism.

Keywords humanistic spirit; the pre-Qin cultur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黄帝内经)

(收稿日期: 2014-04-23; 修回日期: 2014-07-02)

编辑: 黄健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